

《史记·三代世表》“斜上”考

赵 益

司马迁《史记》创立“史表”之体,是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重要成就之一。虽然唐刘知幾对史表的内容在史书中的作用存有异议,但对史表的形式功能仍深为推崇,谓之“列行紫紵以相属,编字戢叠而相排。虽燕越万里,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;虽昭穆九代,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。使读者阅文便睹,举目可详,此其所以为快也”。^①至宋郑樵则曰:“《史记》一书,功在十表。犹衣裳之有冠冕,木水之有本原。”^②后世遂无异辞。《史记》十表之首为《三代世表》,其形式特征,汉人桓谭总结为“旁行斜上”。《梁书·刘杳传》载:

王僧孺被敕撰谱,访杳血脉所因。杳云:“桓谭《新论》云‘太史《三代世表》,旁行邪上,并效周谱。’以此而推,当起周代。”^③

后人遂常以“旁行斜上”概括“表”体本色。其中,“旁行”即谓“横行”,亦即由右而左之“左行”。唐释道世《法苑珠林》卷十五:“昔造书之主,凡有三人:长名曰梵,其书右行;次曰佉卢,其书左行;少者苍颉,其书下行。梵、佉卢居于天竺,黄史苍颉在于中夏,梵佉取法于净天,苍颉因华于鸟迹,文书〔画〕诚异,传理则同矣。”^④中国古代书写以竹简为主要载体,遂造成文字“直行”,与其他文明区域的文字迥异。但就史表而言,“直行”、“旁行”并不是指文字方向,而是指意义的逻辑方向。表格与单纯的文字书写有所不同,它是一种二维结构的意义表现方式,因此必然形成经纬交织之体,经为“直行”,纬即“旁行”。

但“斜上”何谓,前人均未明言,仅宽泛认为所谓“旁行斜上”即“经纬成文”,“使参错者归于条贯而已”。如宋程公悦《春秋分记》“周天王内鲁外诸侯年表”所云:“余今表周鲁以及外诸侯,旁行斜上,年经国纬,以统其时。”^⑤又

①刘知幾:《史通·外篇·杂说上》(浦起龙通释,王煦华整理)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437页。

②郑樵:《通志总序》,中华书局影印《十通》本,1987年,第1页。

③《梁书》卷五十《刘杳传》,中华书局,1973年,第716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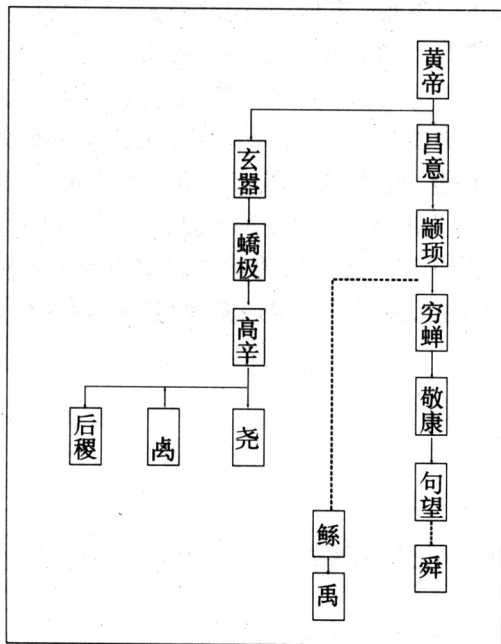
④道世:《法苑珠林》卷九《千佛篇》之《游学部》,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53册,第351页。

⑤程公悦:《春秋分记》卷一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汤秀琦《春秋志》提要：“马迁作表，旁行斜上，体仿周谱，盖以端绪参差，恐其瞀乱，故或国经而年纬，或国纬而年经，使一纵一横，丝牵绳贯，虽篇章隔越，而脉络可寻。”^①凡此云云，所解释的实为“直行”加“旁行”的表体二维结构，并没有回答何为“斜上”的问题。

理解“斜上”意义的关键，还在于桓谭“太史《三代世表》，旁行邪上，并效周谱”一句。此语指出两个事实：一是《三代世表》而非《史记》其他九表“旁行斜上”；二是《三代世表》有所继承，乃效仿《周谱》而来。这一点刘知幾《史通·表历》已说得很清楚：“盖谱之建名，起于周代；表之所作，因谱象形。故桓君山有云：‘太史公《三代世表》旁行邪上，并效周谱。’此其证欤。”^②以上两个事实中，后一个尤其重要。《三代世表》之所以效仿《周谱》，因为它们都是关于帝王继嗣世系的记载。世系记录，也是“谱”的原始意义：“图载象，谱载系，为图所以周知远近，为谱所以洞察古今。”^③至汉时，古世谱之书当有不少，司马迁撰十表曾“稽诸历谱”，参考各种谱牒甚多，《史记》提及者即有《五帝系谍》、《春秋历谱谍》等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亦著录有《世本》、《帝王诸侯世谱》。

从今世之科学观点来看，记述继嗣或世系之“谱”，却并非是一种“二维结构”，而是一种“树形结构”。“谱”的树形结构，乃由其专载“继嗣群”的性质所决定，表现为主干以下之分支所形成的扩展递进，瓜瓞绵延，可至无穷。以《史记》所述“五帝”为例，如果我们绘图表示，即为（虚线为世次不明）：

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三一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65年，第254页。

②刘知幾：《史通·内篇·表历》，第48页。

③郑樵：《通志》卷二十一《年谱序》，第406页。

在表现功能及阅读效果两个方面,此类图示因其直观易晓,可以大胜繁文。后世家谱、族谱中,大多绘有树形图示(只不过绝大多数采用分栏形式而已),已可不论。早期世系著作,今唯《世本》尚存片羽,惜已无从窥其形式原貌。据诸家所辑佚文来看,《世本》大约有“帝系”、“王侯谱”、“卿大夫世”、“王侯”、“氏姓篇”、“居篇”、“作篇”、“谥法”等目^①。梁启超曰:“《帝系》、《世家》及《氏姓篇》,叙王侯及贵族之系牒也”、“《谱》者,年表之属,史注所谓旁行斜上之《周谱》也”^②,所言略有不妥。“谱”非年表,“王侯谱”、“卿大夫谱”显与“帝系”相同,皆为记载世系之书。既载世系,无论是否绘图,都必然以树形结构为内在形式,不可笼统地划归二维结构的“年表之属”。

由此,桓谭所云第一个事实的核心也就非常清楚了:《史记》其他九表是“表”,《三代世表》实质上是“谱”(或表、谱之结合)。尽管《史记》行文中“表”、“谱”并用,又将其编纂成果统一在“表”的名目下,但并不意味着司马迁没有认识到“二维结构”与“树形结构”的不同。《史记》分十表为“世表”、“年表”、“月表”三个不同类别,即明显表露出此一认知。以表、谱为一物,当是马迁以后事,如郑玄《诗谱》实质是“表”,亦名为“谱”。后世史书中世系内容均称为“表”,惟家谱、族谱仍名为“谱”。清人赵翼谓《史记》“十表以系时事”,又谓十表均“昉于周之谱牒”^③,笼统宽泛,非尽事实,未能明白“表”与“谱”的实质差异^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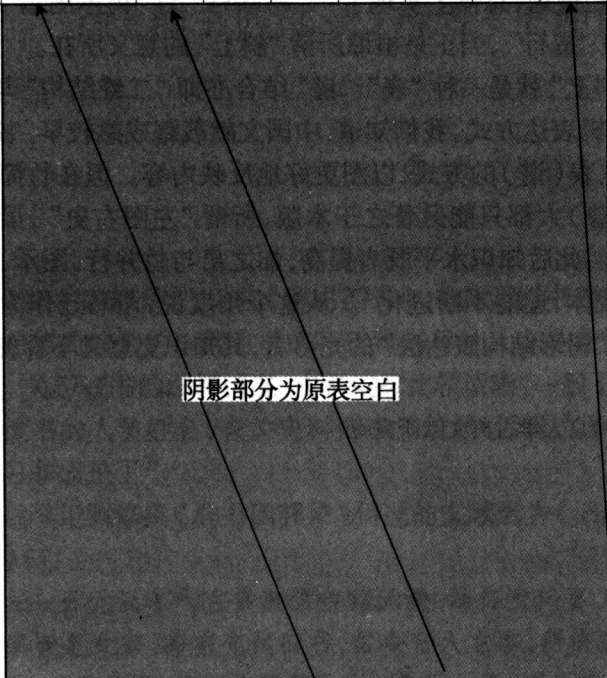
根据以上认识进一步分析,可以发现《史记·三代世表》的最大特色在于:它没有完全照搬旧有谱牒,而是进行了创造性发明,在一个图示中同时表现了“世次”与“世系”:首先,总体上以“旁行”与“直行”结合的二维方法,建立以“世次”为经,“世系”为纬的二维表格。其次,每一帝王又以阶梯形式构成不同树形结构的“世系”。再次,将夏、殷、周部分按旁行方向再次提出,即把接续“是为禹”的“帝启”和接续“是为殷汤”的“殷汤代夏氏”以及接续“文王昌生武王发”的“周武王代殷”,均予以“提行”,将第二栏以下原本的旁行方向改为朝左斜上的方向进行阅读承接,通过下文空白实现与第一栏的合并。如下图所示:

①陈梦家:《世本考略》,载陈梦家《西周年代考·六国纪年》,中华书局,2005年,第192-193页。

②梁启超: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0年,第23页。

③赵翼: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一《各史例目异同》(王树民校证),中华书局,1984年,第3、4页。

④赵生群谓“《史记》诸表都明显有别于谱牒的体例”(《〈史记〉编纂学导论》,凤凰出版社,2006年,第72页),将《三代世表》包括在内,亦有未安。

成王诵	周武王代殷	⋮	殷汤代夏氏	⋮	帝泄	帝芒		⋮	帝启	帝禹	⋮	黄帝号有熊	帝王世国号	
(此处为周诸侯世系)											⋮	黄帝生昌意	颛顼属	
											⋮	黄帝生玄器	佶属	
											⋮	黄帝生玄器	尧属	
											⋮	黄帝生昌意	舜属	
											是为禹	⋮	黄帝生昌意	夏属
											是为殷汤	⋮		⋮
						文王昌生武王发	⋮				⋮	黄帝生玄器	周属	

孙德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,其《古书读法略例》卷六《旁行例》有曰:“帝泄以下之直行,既帝禹提行,帝泄诸帝,乃夏之帝王世,而周属一格,讫于‘文王昌生武王发’,又恐其混杂,故改旁行为直行耳。”^①但孙氏仅道其一,未道其二。《三代世表》如此做法的根本原因是夏、殷、周形成了另外的谱系,既要在一个表格中表现几种谱系,同时又要照顾到表格形式的逻辑性,并避免混乱,只有在大表中有规律性地嵌入小表。其中,夏、商部分仅为“简单表格”亦即简单的线性世系(因为其分支谱系,史载本阙,《史记·三代世表》即云:“自殷以

①孙德谦:《古书读法略例》卷六《旁行例》,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影印本,1983 年,第 338 页。

前诸侯不可得而谱,周以来乃颇可著”)。而于周代部分,《三代世表》则另起一表以示世次及封建谱系。如此一来,《三代世表》的第一栏方向为严格的“旁行”,形成了从黄帝到“共和”的朝代、帝王次序表,第二栏以下示以各个时期的分支谱系,并与第一栏连通,总体上实现了“二维表格”与“树形图示”的完美结合。而其实现手段“提行”,当正是桓谭所谓“斜上”的意义所在。

综上所述,“旁行斜上”就是一种“表”“谱”结合亦即“二维结构”与“树形结构”完美融合的逻辑表达方式。我们知道,中国文献载籍成熟较早,书面文字之外,亦很早采用图、表(谱)的方式,以图更好地反映内容。但在竹简为主要载体的时代,图表(谱)大都只能另著之于木版,所谓“左图右史”,虽可相辅相成,然颇易于离失。此后知识水平既有提高,加之帛与竹并行,图示、图表之属有了更好的书写载体,遂能不断进化^①。从这个角度说,司马迁作为中国“二维结构表达法”和“树形结构表达法”的完善者,其知识史意义不容忽视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

①《史记·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》中还有一些“倒行”亦即用倒行文字表达某种特殊意义,也属于一种逻辑表达法。